

憧憬与迷茫中的行走

——一位新生代农民工的故事



朱士宝在马路劳务市场“捉活儿”。
张春晓/图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司机、电焊工、酒店服务员……

记不清换了多少工作

5月11日,接连下了两天雨的济南终于迎来晴天。6点多,位于济南市经八路的马路劳务市场已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在一群四五十岁的人中,朱士宝略显稚嫩的面孔和他那双干净的球鞋一样惹人注目。

他个头不高,脸上还是一副没睡醒的神情,头发不听话地朝着不同方向倔强地倒伏,显得有些杂乱。他告诉记者,5点起床,来不及吃饭,他就匆匆出门赶上88路公交车。由于二仙村站并不是终点站,等他上车时,车上早已坐满了和他一样去市里打工的人。朱士宝几乎每次都是一路站过来,运气好的时候走40分钟,赶上堵车则需要1个小时。

“只有早来晚走才能找到活儿,6点半劳务市场也就有五六个人,到了10点多就得有200多人竞争。招工老板的车一停,大家全围上去,老板就照着顺眼的挑。”也许因为记者是个女生,不用提防什么,朱士宝讲起来滔滔不绝,说到激动处就会挥起右手再甩出去。这个典型的“80”后,说话时会蹦出一些流行的网络热词,比如“悲催”、“狗血”,来表达自己打工求职的郁闷心情。

现场情景印证了朱士宝的说法:打工者不少,来招工的人却寥寥无几,每当有衣着光鲜的行人经过,大家就会行注目礼般投去热切的眼神,还有人主动追上去着急又迫切地问:“招人吗?招啥工?”朱士宝并不着急,上岗的目标也明确——司机。因为他有驾照,以前当过司机,比较懂行情,一般来说开小轿车月工资在1200元—1300元之间,开大车则是1700元—1800元。

“找一份各方面都合意的工作很难,有老板嘴上说招司机,可最后让干的却是司机装卸工的活儿,而且工作时间和承诺不符,说是早8点晚6点,但真干起来经常到晚上9点多,累得倒头就睡。”面对记者,朱士宝回忆,最累的一段,他从济南市西部的段店立交桥开车去市中心泉城路的沃尔玛超市送鱼罐头,自己一个人把150箱鱼罐头卸下来再搬到超市的三楼,每箱20多斤,他上上下下跑了30多趟。“累得腿都软了,下楼时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回去给老板停下车后,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胃口,眼前就有一只烧鸡摆着也不想动一点。老板就问了我一句‘今天挺累吧?’也没说给点补助,感觉挺寒心的。”

于是朱士宝辞了职。前后换了多少工作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司机、电焊工、酒店服务员……“我就是感觉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去正规工厂,做流水线上的车间工人,枯燥无聊,干到50岁也还是个拿着很低工资的底层工人,看不到发展前景;跟着个体老板干,不给交保险,关键是工资还不好要,干一个月不给钱,要想拿到钱就得接着干,就这样一步步被套住了。”朱士宝无奈地说。

在不断更换工作中,他变得越来越迷茫,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父母也在城里打工,但两代人想法不同——

不愿走父辈走过的路

正是因为来回跳槽,朱士宝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平均起来每月有1500元,但是他的消费习惯却逐渐城市化,收入所剩无几。他每天在打工地和家之间往返,不需租房,晚饭一般回家解决,喷泉水声,来回车辆的汽笛声,让电影几乎成了背景。放眼望去,小广场前的排椅上几乎都是像朱士宝一样的年轻打工者,看到紧张处微张着嘴巴,十分投入。

通过近一个月的跟踪采访与接触,记者发现像朱士宝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褪去乡村气息,从外表到思维都和城里年轻人相差不多。对他们来说,外出务工不再像父辈那样单纯为“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他们试图在城市中筑梦,通过努力摆脱单调无聊

□ 张春晓

让梦想照进现实

的生活。

但同时,在他们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对未来的迷茫情绪,梦想并不一定真能照进现实。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陷入沿着父辈的足迹继续挥洒汗水的生活循环之中。正如朱士宝反复向记者强调的:“50岁后,难道还和父辈一样,只是一个熟练的锅炉工吗?”

不排除朱士宝身上有着好高骛远的习性,自身素质并未达到他期望工作的要求,但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是,现在社会倡导对农民工加强技能培训,然而当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一定技能成为熟练工后,上升渠道在哪里?薪酬乃至职务能否像城市白领一样有不断增加与提高的机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认为,目前我国制度安

排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民工这种有技术无地位、“地位上升滞后现象”,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寻找着平衡,一旦失衡,就会用激愤的话语或者行动表达内心深处的迷茫、压抑、不满,对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压力。目前在继续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同时,应拓宽新生代农民工“上升”的空间,如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专项培训资金,接纳农民工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并为农民工具有的技术优势设计良好的上升通道,真正实现“术业有专攻”。另外,为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式,精心安排培训计划,帮助他们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尽快融入社会的“主流”。

代际争吵不断,尤其是父亲脾气暴躁,一喝酒就爱发火,没法沟通。他和母亲则是白天去市里打工,晚上回家,但两人交流也很少。很多时候朱士宝晚上9点多到家时母亲已经睡熟了。两人坐在一起时,“她就会唠叨好好攒钱,将来能在市里买房子娶媳妇儿,看人家谁谁都有孩子了。”说得多了,两人相顾无言。他说:“整天起早贪黑,工作又累又脏,钱还少,看我不穿得不好,但是干净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受不了那种重复的生活,太枯燥。我打心眼里也不愿意当司机,除了挣钱娶媳妇,还是想找一份有技术含量的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可以在不断提高技能中找到新鲜感。我不想和父母一样。”

朱士宝家里还有两亩多地,种的全是红薯,虽然他会干一些基础的农活儿,但未来并不打



位于济南市经八路的一处马路劳务市场,每天都有不少“捉活儿”的人。

张春晓/图

算回到农村依靠土地为生。“我现在的状况应该算是个工人,可是我不想像机器一样只为了钱而工作,我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朱士宝说着,目光投向远处。此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径直朝他走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朱士宝手中还有小半水的矿泉水瓶,一言不发。见老妇人一直在自己身边徘徊不走,朱士宝便一仰脖子将水全部灌进肚子里。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起身把空瓶子递给老妇人。老人连忙笑着道谢,转身离开。“大家都不容易啊!”朱士宝低着头小声地说。

没有情感寄托,也没有明确的工作方向——

无处安放青春

朱士宝等了一上午却没有活儿,“再下5天雨,就没饭吃了。”朱士宝的工友王强扯着嗓门喊道。记者提出请朱士宝和王强一起找个小饭馆吃饭,两人先是推辞,随后交换了一下眼神答应了。

的“娱乐设施”就是花280元从舜井街买的一个山寨手机,一来电话就震天响,嘶吼着“爱你你是我的错”;无聊时就摆弄手机或者同工友打打牌,“下一步也想去一些女孩子比较多的餐饮、服装企业打工。”

他经常和工友们互传一些好玩的短信,其中一条他觉得特别契合自己的状态:“我就像是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无限光明,但是找不到出路。”

到5月16日中午,朱士宝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只能先打打零工。其实就这短短的5天,朱士宝已经换了两个工作。前几天有老板想雇他当司机,进行物流配送,每月2500元。“需要经常去外地出差,不适应!”朱士宝干了4天,领取了300元钱后就辞职了。

记者看到他时,他正在省府前街一个工地上和两个工友一起铺防水材料,然后抹上水泥,来回反复,力求平整光滑。当天中午温度已有29摄氏度的烈日晃得人睁不开眼。朱士宝满头大汗,身上沾满了泥浆,他一天铺了300多平方米,老板如同早上承诺的那样,给每人120元钱。这天朱士宝心情不错,很大方地请几个工友喝了冰红茶。

“你不是不愿意到建筑工地干活吗?”记者问。

“再不干就真吃不上饭了……脑子很迷茫,也明白自己有些挑三拣四,可我不知道该如何放下身子来开始第一步。这几天反复想,眼下有技术含量未来也有一定发展的工作就是开挖掘机或者当钳工,做装修也不错,或先进工厂慢慢稳定下来,成为熟练工收入就会越来越高,也能有一定级别,积累了经验后再出去干。”他补充道,“别看我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学东西很快,有人教我,20来天就能出徒开工!”

记者一直与朱士宝保持着联系。端午节这天,两人互打电话问候,他在祝记者节日快乐的同时,讲了自己现在最后的一件节日:15岁初中毕业时,父母极力主张让他上技校,但是他死活不想去,当时为此同家人冷战了好几天。“担心花钱多,学不好给家里增加负担。现在相当后悔,没有技术走到哪里都站不住脚啊。如果现在政府能组织便宜点的培训班,我一定参加!”朱士宝说。

相关链接

新生代农民工 面临六大问题

今年2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劳动保障等一些问题共同的问题,但其面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

——整体收入偏低。据调查,他们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个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68.2%的合同对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后,16.8%的人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使他们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埋下隐患。

——工作稳定性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中,88.2%的人主动提出结束合同。37.6%的人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景”。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较低。

——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67.7%、77.4%、55.9%、70.3%和30.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3.7%、14.6%、29.1%、9.1%和30.8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知情程度不高。

——职业安全隐忧较多。调查显示,36.5%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3%的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的为34.7%,但是用人单位为其采取防护措施的比重低于传统农民工。其保护条件堪忧,职业病检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

——企业文化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和企业能够紧紧相融。96.1%的人表示他们关心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他们的达16.9%。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而传统农民工认为是“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

此外,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等因素,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不利因素。

——总建议,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总还建议,“推动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农民工参保面。重点加强在非公有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参保工作,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实现社保关系顺利转移和接续。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

(张春晓 整理)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 心理问题亟需关注

前段时间,重庆医科大学6名“80”后、“90”后大学生历时大半年,调查走访了重庆、杭州、西安和济南四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667名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7%的人有心理问题,相比之下,城市户口的打工人员有心理问题的为37.43%。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平时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会的占17.99%,仅为城市户口打工者的一半。对照组的各项社交活动频率明显高出新生代农民工。

“无人沟通、压力过大、需要伴侣、对未来恐慌。”有心理学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存在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密集型工作、劳动强度大,进一步增加了其挫折感和孤独感。同时,企业的程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和心理关怀的氛围,使这些年轻人人际交往途径匮乏。另外,户籍、医疗、住房、社保的差异,使新生代农民工明白自己并不是“正宗的城市人”。虽然有梦想、很自信,且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新生代农民工仍徘徊在城市社会的边缘。

针对此类问题,有专家建议,从打工者个人方面来说,应注意完善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建立合理的情绪宣泄途径。有关部门应加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预防、保健以及治疗干预工作,在心理咨询普及和教育方面加大力度。企业要建立人性化管理体系,为员工创造劳动过程中能自我实现的环境,避免员工出现孤独、绝望情绪。

此外,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生活和情感归属,使他们劳动更加体面,生活更有尊严。尤其要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逐步提高他们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的比例,保障其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张春晓 整理)